

长颈鹿丛书 - Giraffe Series 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Giraff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长颈鹿丛书 - 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昌同六 林达 主编

撒丁岛的血

[意大利] 黛莱达 著

蔡蓉 昌同六 译

撒丁岛的血

撒丁岛的血



Giraff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昌同六 林 达 主编

撒丁岛的血

〔意大利〕 黛莱达 著

蔡 蓉 昌同六 译

撒丁岛的血

撒丁岛的血



长颈鹿丛书 - Giraffe Series 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达 主编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撒丁岛的血 「意大利」黛莱达 著 蔡蓉 吕同六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总 序

吕同六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一江春水，奔腾向前，气象万千。

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交往，空前地活跃、密切。

文学领域亦然。回眸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不同中外文化交流，同吸取、借鉴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钱钟书、冯至、徐志摩、卞之琳等文学大家，堪称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身体力行，孜孜矻矻于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为中外文学的亲善，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可谓功德无量。

在人类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时，无数活生生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一番话的正确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事实上，我国许多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分明打着域外文学或深或浅的印记，法国古典主义对于曹禺剧作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对于巴金的熏陶，欧美诗人对于郭沫若诗歌的作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当今作家的启示，就是信手拈来的例子。



今天，文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交流、渗透、移植和融合。今天，文学已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与认识，沟通与交往的卓有成效的手段。今天，外国文学作品，犹如水银泻地，渗入我国千百万民众的生活，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们愿意把这套《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作为介绍和了解外国优秀文学的一套形象材料，作为认识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份精神食粮，奉献给诸位读者，为借鉴他山之玉，为丰富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略尽绵薄之力。

《长颈鹿丛书》选收的作品，大抵上都是名家名作，都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人们记得，古罗马大诗人贺拉斯就说过，“诗人的目的在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而他又尤其看重艺术作品的娱乐作用。我们的思路同贺拉斯不谋而合。在编选过程中，除了思想性、艺术性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准则，我们力求做到，入选这套丛书的小说，乃是雅俗共赏，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它们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能够“供人娱乐”，能够引发众多读者的兴味，拨动他们的情感之弦。

而取名“长颈鹿丛书”，则是寄托着我们这样的意愿：这些小说作品犹如长颈鹿一样雅致，大度，优美，脱俗，人人喜爱。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这套丛书中的大多数作品，是头一次译成汉语。

一九九八年初春，北京霞光里

黛莱达的抒情性社会—心理小说

吕同六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灿烂辉煌的意大利文学星座中，黛莱达是一颗闪发着奇特光彩的星星。

格拉齐娅·黛莱达（1871—1936），出生在古老、穷困的撒丁岛。她只在小学念了四年书，便被迫辍学，因为按照撒丁岛的封建礼教和古老习俗，不允许女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但她怀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好在她的父亲尤其是当神甫的叔叔藏书相当丰富，于是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文学作品。黛莱达聪慧过人，十三岁时，她的一篇速写被一家刊物采用发表。一八八八年，黛莱达十七岁，她的第一篇小说问世。从此，她文思泉涌，发表的作品源源不断。

一九〇〇年，黛莱达离开故乡，前往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翌年，她随丈夫迁居罗马。在罗马期间，她广泛结识文艺界人士，了解欧洲和意大利文学发展的趋势，从而得以从新的文化高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与表现撒丁岛的历史与现状。

黛莱达一生勤奋笔耕，同时，为了抚育儿女，操持家务，她又不辞劳瘁，克尽厥职。她曾解嘲地自称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又喜欢舞文弄墨的家庭妇女”。在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她总共写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五十余部，可谓著作等身。《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0）、《风中芦苇》（1913）、《玛丽

安娜·西尔卡》(1915),都作为文学经典,载入了意大利文学史册。一九二六年,黛莱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撒丁岛的血》是黛莱达十八岁时发表的早期作品。它像作者青年时代的其他小说一样,抒写染上了浓郁的幻想色彩的爱情。在这里,情爱是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来表现的,只有罪过本身才能使人摆脱情感冲突的旋涡,才能使主人公挣脱命运的摆布。作家以清冽的笔触描写了一则情感悲剧。自然同人物浑融无迹。自然景色同人物感情一样浓烈。粗犷、蛮荒的撒丁岛景色,始终参与和映照戏剧冲突,从而使情感的戏剧获得有力的共振。黛莱达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在这则短篇中已初见端倪。

《小野猪》是一篇早有定评的佳作,它也很能体现黛莱达的艺术风格。拟人化的手法,情景交融、富有诗意的场景,纤细入微地把牧童敦厚朴实的天性勾画了出来。以情味隽永的笔墨点染的撒丁岛自然风光,显示了作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不同寻常的艺术表现力;而在叙事抒情之间,撒丁岛贫困对立的严峻,也获得了有力的展示。

《风中芦苇》是最能体现黛莱达的风格,也是作家最钟爱的一部作品。一九一三年先在《意大利画报》连载,同年出版单行本。

这是一个庄园主家族的衰落史。这个家族就是小说的群体主人公。小说以平托尔家族的三姐妹的命运为轴心,又把一个忠心耿耿为这个家族效劳的老长工的身世遭际作为情节主线,贯串始终。埃菲克斯在庄园主平托尔家打了一辈子长工,他的身世像一面镜子那样映照出平托尔家兴衰荣辱的变迁。他的一切都同这个家族紧紧拴在一起,像青苔附着于石头一样,难解难分。他经历过这个家费豪富的大家庭的黄金年代,又是这个家族一步步走向

没落的见证人。

诺爱米是三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位。如果说，她的两个姐姐露丝、艾丝苔尔经过无情岁月的煎迫，已经习惯于忍受这种清苦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变得麻木而冷漠；那末，诺爱米就不是如此了。虽然家族的痛苦、忧伤的历史在她身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但她对生活的热情并没有在她的内心熄灭，她对周围这暮气沉沉的、僵化了的现实不满，她不甘心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作为殉葬品，和家族的荣耀一起埋葬在废墟之中。对贵族之家既往的光荣的追忆，给她带来些许慰藉，但她更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去渴望和幻想未来的生活。她比两个姐姐傲慢，孤芳自赏，但因而也更执拗地渴求打破自己老一套的、孤凄的生活，以旧生活的破裂的碎片，去重建另一种崭新的、富有活力的生活的愿望，在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里燃烧。

诺爱米对外甥贾钦托的奇特、奥妙的感情，或许是她想冲决贵族之家的精神牢笼的渴望的一种奇特的、扭曲的表现。于是，她的孤寂的心灵开放出生活之梦的花朵，犹如荒芜的古老陵园的乱石间绽开的玫瑰花。诺爱米的情感世界掀起了波澜，她既激动又惊恐；也许，这是因为幸福的痛楚，又也许是因为痛楚的幸福。

不过，这种扭曲的情感在冷酷的现实中注定是要破灭的。诺爱米即将嫁给暴发户、高利贷主堂·普列杜。如果说，诺爱米对贾钦托的爱情是没有希望的爱情；那末，诺爱米同堂·普列杜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诺爱米最终抗争不过命运的力量，不得不牺牲自己精神和肉体的自由，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垂涎她已久的堂·普列杜。贵族之家的体面得到了挽救。然而，透过这个庄园主家族的解体的历史，读者分明见到了在以堂·普列

杜为代表的金钱势力的冲击下，历史久悠而又闭塞、落后的撒丁岛发生的相当缓慢而又不可逆转的变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关系已经分崩离析。

唯一的胜利者是堂·普列杜。他起初同恪守传统的平托尔家族之间看来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及后来他同这一没落家族之间看来似乎很不和谐的联姻，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关系同封建宗法关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给平托尔贵族之家，给撒丁岛，带来了灾祸，又给它注入了活力。这就是一部贵族之家的没落史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

《风中芦苇》是一部抒情性的社会—心理小说。

作家对撒丁岛怀有一腔深深的爱恋之情。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海岛乡村，宛如一幅描绘着绿色的河堤，静静的碧水，点缀着洁白的卵石的油画，一切都是美好、温馨和亲切的。在黛莱达的笔下，撒丁岛的乡村不管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故土的历史、文明、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无不染上一些神话般奇异的色彩，无不充溢着美妙的诗意。现时与往昔，现实与幻觉，神奇与迷信，在这里浑然一体。对二十世纪初叶撒丁岛乡村的社会—文明情状的现实主义叙述，同抒情诗般的、挽歌式的、朦胧的、超现实的风格，得到水乳交融的结合。

黛莱达最擅长把人物的心境，同自然的场境的描绘，把社会—道德的冲突，同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糅合起来，加以委婉舒徐的刻画，造成浓郁而典雅的抒情韵致。

那悠扬的琴声，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有时，它以旋律欢快、跳跃，深深拨动着人的情欲；有时，它的音调又是那么哀怨凄惻，如泣如诉。人物的喜怒哀乐的心态，青春躁动与坎坷悲凉的境遇，全在这琴声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贯串全书的芦苇，更被黛莱达赋予了生命和活力。在万籁俱寂的夜晚，絮絮低语的芦苇，仿佛是受罪与罚的折磨的主人，在向沉睡的大地祈祷。有时，神秘地瑟瑟作响的芦苇，好像化作灵魂受到煎熬的老长工的贴心人，给他慰藉和柔情。有时，芦苇又好像化作了整个大自然，使人感到神奇、亲昵。而那个反复出现的“风中芦苇”的意蕴，更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永恒。

目 录

总序	吕同六 (1)
黛莱达的抒情性社会—心理小说	吕同六 (1)
撒丁岛的血	吕同六译 (1)
小野猪	吕同六译 (11)
风中芦苇	蔡 蓉 吕同六译 (23)

撒丁岛的血

吕同六译

I

夜降临了，一个沉重、闷热的七月之夜。迷蒙暗绿的海面上，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银白的浪花，簇拥而来，舞蹈不息；大海颤栗着，喘息着，它的上空升腾起一片片苍白、润湿的浓雾，犹如一幅帷幕，遮掩住了闪烁着铅铜般暗光的天空。嶙峋的群山，凝聚着青灰蒙蒙的氤氲，山峦的边缘抹上了一层红晕；撒丁岛犬牙交错的海岸，从远处望去，仿佛一道逶迤而去山脊，气象阴森，点缀着一处处的沙滩，在苍茫的雾霭和暗绿的海水之间，显得那样的冷漠无情。

在沙滩的尽头，从幽暗的居所，透过黄连木树丛，隐隐流来几声絮絮的低语，管风琴凄楚委婉的乐音，一阵阵如诉如泣的歌声。可是，在这茫茫的大海上，却见不到一叶小舟，见不到一个生灵。但是，如果有谁仔细打量一番，就能发现，在静止的、浓浓的雾霭中，在昏黯的岩石上，显现出一条黑影，一个细瘦的、黑色的幽灵，从脸庞和双手的肤色好似大海雪白的泡沫来看，从一双棕褐色的眼睛忧郁地熠熠闪烁来看，这可能是一名少女。

她已经伫立在那儿许久了；双臂交叉，搁置在胸前，目光凝视着无垠的远处，棕褐色的头发和裙子，任由轻微的海风吹拂，飘扬。太阳已经在火一样彤红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群山在冥冥夜色中沉沦，暮霭的幢幢阴影向四处蔓延，但少女依然一动也不动地伫立着。她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不可思议的、恐怖的东西，因为从她的脸上掠过一缕奇特的阴影。

少女依然站在那儿，挺着笔直的身子，纹丝不动，犹如一个哑默的幽灵；她沉浸于自己纷繁的思绪，面对四周令人生畏的景

象，她的身子没有一点颤抖，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

蓦地，从远处传来呼喊的声音：

“爱拉……爱拉……”

于是，那岩石上的阴影，仿佛从一场恶梦中被唤醒了似的，打了一个哆嗦，身子动弹了一下。

她的嘴角泛出一丝冰凉的、可怕的微笑，她向空明的天际，向夕阳的光晕返照的大海，伸出她的手臂，她的修长的、白皙的手臂，慢条斯理地轻声说道：

“是的，面对你，如同我的心脏一样激荡不安的大海，面对你，如同我的生命一样雾迷云封的天空；面对你，如同我的心灵一样苍茫朦胧的撒丁岛大山；我发誓……”

她的其他话语，被暴戾地拍击海滩的潮水的呼啸声吞噬了。爱拉犹如一条幻影，一跃跳上幽暗的巉岩陡坡，在远处，在浓雾和黄连木树丛摇曳的阴影中，消失了。

II

爱拉是何许人？爱拉，或者说米凯拉，是一位撒丁岛少女，芳龄十五岁。她不能说长得漂亮，但细腻柔情，讨人喜欢。她天生一种奇特的、充满幻想的，有时甚至是具有毁灭性的性格。她过于富有教养，或多或少受到小说的腐蚀，但骨子里很是善良。爱拉十五岁少女的单薄的身子，隐藏着一颗高傲的、高尚的心灵，这颗心灵善于爱，敢于恨，丝毫不逊色于一个坚强而聪明的男子汉。

十二岁的时候，她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她的哥哥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劳伦佐。这后生有着棕色的皮肤，一双乌黑的眼睛，

模样几乎是不怎么好看的；他的脾气变幻莫测，愤世嫉俗，比爱拉更强烈地受到小说的腐蚀。过了一段时间，爱拉心荡意迷地反问自己；她为什么竟然爱上劳伦佐？约摸有两年的光景，这后生在她的心目中，简直赛似天使；她以火一般炽热的、洋溢着野性的爱情，爱恋着他。这种爱情，兴许只有在撒丁岛才会生发和喷涌。唉，这是她少年时代最最阴暗的岁月！

她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劳伦佐，她把十三岁少女的一颗芳心的全部悸动，她的全部思念，全部奉献给了他。她曾暗暗向自己坦白，为了他，她甚至会不惜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后生没有对她哪怕微笑一次，对她哪怕道一声谢意。对于爱情，这是颠狂亢奋的两年，梦幻恍惚的两年，望穿秋水的两年，切盼祈求的两年，泪水涟涟的两年！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也没有！

九月的一个夜晚，爱拉紧紧闭上双眼，虔诚地祈求上帝，永远不要再唤醒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她宁愿去死。她终因身心疲惫，一病不起。但上帝怜悯她。当爱拉苏醒过来的时候，她霍然痊愈了。她不再爱劳伦佐。她以一颗平静的心回首往事，暗暗询问自己，她莫非是做了南柯一梦？

III

然而，爱拉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劳伦佐爱上了玛丽娅，爱拉的大姐。这是一个丰满的、有着一双蓝眼睛的姑娘，她心地善良，整日价忙碌于家务事。她读司各特的一部长篇小说，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爱拉常常给她讲解这部作品。爱拉还当她的秘书，替她代写书信，只要她签个字就

行了。

玛丽娅接受了劳伦佐的爱情，并且表示，劳伦佐生活富裕起来之日，便是她嫁给劳伦佐为妻之时。

那一天，爱拉的内心起了一种说不清楚多么奇特的感情。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这种情感不是针对玛丽娅，而是直指劳伦佐。她仇恨劳伦佐，因为她爱过他，疯狂似地爱过他！她想尽一切法子，要把他从玛丽娅的心头夺回来，她说谎，她发出威胁。她恳求，她发出可笑的恶毒攻击。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玛丽娅痛哭流涕，又破涕为笑，但她丝毫不肯退让。劳伦佐将成为最幸福的人！爱拉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把自己禁锢在家里，闭门不出；她沉默了，一声不吭。

七月的一个夜晚，在浓浓的夜雾笼罩下，我们瞧见爱拉站在撒丁岛东海岸昏暗的岩石上，在地中海浪涛的呼啸声中，发出了誓言，劳伦佐和玛丽娅将永远不会匹配良缘。随后，爱拉在浓雾和黄连木树丛摇曳的阴影中，消失了。

IV

五年过去了。对于爱情来说，这是令人心跳不已的五年，是绝顶地痛苦、残酷的五年。在这五年的时光里，她爱过别人，受过别人的折磨，也折磨过别人；然而，在生活给她的心灵带来的所有风暴中，唯一尚留存下来，依然那么灼热炙人，那么活生生，那么难以驯服的，是对劳伦佐的仇恨。爱拉经历了内心的斗争，她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但她又始终不能战胜那仇恨的情感。

五年过去了。劳伦佐成了一名律师。有一天，他当着上帝和